

黄港洲

闽西，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。在一个枫叶染红崇山峻岭的秋天，我来到闽西，来到父辈生长的地方。那天金风习习，天蓝得像一块绸布飘扬在青山碧水之间。我们从南靖云水谣驱车而行，一路茂林修竹，重峦叠嶂，放眼望去，皆为胜景。不时还能依稀看到山路下的土楼，如同古老铜鼓，在金色的夕阳下，奏响客家人热情的迎宾曲。

夜幕渐合，我们到达父亲出生地——永定湖坑镇奥查楼下村，这是我近60年来第一次回到祖籍地。记得有一年欲回故乡，结果山道险峻加上下雨，车轮陷入泥地无法前行，只得半道而返。这次实现了心愿，特别高兴。这里古树参天，秋花遍野，一幢幢金红砖绿瓦，都是改革开放后盖的新楼房。我疑惑地问：“我们家的土楼呢？”二哥海洲告诉我，我们家的土楼早在1928年就因战争炸毁了。我深感惋惜。据史料记载，当年我们家的土楼还是永定暴动的革命据点。二哥说，土楼的废墟还在，现在天色已暗，明天带你去看。

当晚，左邻右舍的亲戚听说我来寻根，端来了一道道具有客家风味的酒菜招待我们，特别是那盘野猪肉炖冬笋，味道鲜美，令人叫绝。已经95岁高龄的原村党支部书记，当年与我父亲一起闹革命的李树根大伯（原名李梓美）拿来了他家酿的客家米酒，一定要我喝几杯！老人虽然已是鲐背之年，但红光满面，精神矍铄，额前的白胡须随着他的话语，轻轻抖动着，他用那只筋脉如树根般的手端着酒杯，要我大口喝下。我说娃不胜酒量，他不高兴了：这可不像你父亲了。当年他喝酒多爽啊，一手拿着大刀，站在椅子上，一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我说，大伯，我真的不会喝酒，你还是跟我讲讲我父亲和你参加革命的故事吧。

老人豪爽，又端起一杯酒，捋了捋胡须，笑着说，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事了。当时中共龙岩县委罗怀盛、郭滴人、邓子恢等人发起后田暴动，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。紧接着，张鼎丞等人组织指挥当地农民发动“永定暴动”。张鼎丞原名张福仁，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随即参加中共大埔县委组织的农民暴动。其后受党组织派遣，回到家乡永定县开展农民运动。“我和你父亲李坪美就是在那时候参加了由张鼎丞发动

陈云其

等待

天空的蓝等待飞翔
黑夜等待一声叹息
群山缄默着等待浪花

机械的手翻开大地
等待集装箱悬空滑行

演唱会开始散场
金属划破耳膜与性爱
没有人等待戈多

没有人等待大鱼翻身
这自然摩擦的苍茫之声

你躺在歇业的球球店
火焰等待一场台风
葬礼等待雨水而至

遥远如你

一张唱片。如何安安你的灵魂

陈 鸿

区划调整后，海曙有了乡村和山区。整个西乡片区属四明山脉，虽不是风景名胜，但随处可见的青山绿水间散落着古村古桥，一年四季气象不同，各具风韵。单从人文景观看当首推鄞江，毕竟千年“四明首镇”的底蕴摆在那里。若从山水秀色看，龙观乡则略有胜出。

所居的龙观青云宾馆，位于森林环抱的狭长山谷之中。每套房间都有偌大的阳台，闲适地坐在阳台上，青山绿岭就矗立在眼前，千树万木的苍绿直愣愣地扑入眼帘，西边的重山叠峦向更深远处连绵而去。宾馆前，一条日夜不歇的溪水奔流而过，蓄满水的人工池塘碧水异常清澈。

这别具匠心的设计，是放松心情、纵情山水的两相宜。

闽西行

的‘永定暴动’。你父亲1912年10月17日出生，我和他同庚，比他大8个月。那年张鼎丞在金谷寺成立工农红军营时，我俩瞒着家人悄悄跑去，当时我俩只有16岁。我们一边习武练拳，准备杀敌（难怪小时候父亲每天都要教我们几招南拳，想必是他当年在红军营时学的功夫），一边参与反抗捐税运动，为广大贫苦农民破仓分粮、焚烧田契、债券、没收地主粮食和钱财。”李大伯说，随着革命队伍的扩大，农会又组建了农民武装“铁血团”，后改为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。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，引发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和记恨，漳州军阀张贞急派一个支队进驻永定，成立了所谓的“清匪委员会”，一时间永定上空乌云密布。张贞部队一到永定，就对革命据点和农会进行疯狂扫荡。李大伯讲到这里，情绪



山岚

方轶 摄

利刃切割时间(组诗)

远方只能被远方形容
我歌唱的麦田
已经被收割一空

端详黑白年代
自行车穿过城市的冬天
煤油灯照亮过的事物
如同你我脱下的衣服

秀发飘散于无形
雪地的镜子只照黑墨雪
你忧郁的眼睛
在空荡的云团之上

距离近如隔壁
推开门就是千里万里
让指间的风掠过双肩

这样的情景也难免矫情

而更好的结局
我已经无力想象

十四行诗

你在广场张开双臂
鸽子在你身体里升腾
道路塌陷以后，人群依然纷纷
安全的通知单里车辆拥抱接吻
桦树披挂的语言
说着你疲惫的小情歌

死亡在凌晨略显空旷
时钟蒙骗了所有的怀疑

用刺刀杀了对方。

我问李大伯，有这回事吗？大伯说，是这回事，“当时我和你父亲就是这样逃出土楼的。”

晚宴快结束时，我问：“李伯，我为什么姓黄？”他叹了口气说：“我们逃出去后，国民党仍然穷追不舍，你父亲便以木匠的身份来到漳州藏匿。为了躲避敌人的追索，他改姓黄，你自然也就姓黄了呗！”

为了追念那场战争，追念我家的土楼，第二天清晨，我与二哥海洲、堂弟李林发、李健明等人来到了土楼的废墟。原来我家土楼坐落在斗角山脚下，只见残垣断壁掩映在茅草和杂树丛中，路口有几株挺拔的木槿，枝繁叶茂，清风拂过，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说，当年血与火、正义与邪恶的较量，我们就是见证者。

告别这座沾染着战火硝烟和父辈鲜血的土楼废墟，我们又去不远处祭扫了我爷爷的墓地，随后驱车前往古田会议纪念馆。一路上，一座座美丽的新农村在车窗外掠过，父辈们当年的革命豪情，已被如今的闽西人化着振兴乡村、建设家园的无尽动力，在新时代的阳光下闪烁出金色的光芒！

任和君

30多年前，我在黄土高原的一个城市工作。有一天，省里一位负责宣传的校友打来电话，说冯其庸老师明天要来考察大地湾遗址。那时，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已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。后来从冯老师的来信中得知，由王朝闻先生主编的《中国美术史（十二卷本）》一定要把秦安大地湾的地画编进去。

1983年仲夏的一天，冯老师到天水考察麦积山石窟和大地湾，同时参观了雕漆厂。那时，他还担任了正在筹建中的河北大观园景区顾问。回京后，他来信说：“大观园用家具事，我认为你处的漆器既便宜，质量又高，我前已经建议，因工程进度尚未及此，但很快要安排排项工程。”根据冯老师的建议，天水雕漆厂给大观园发去漆器彩照、价格质量说明，为他定制了部分漆器。这说明文人有时候也关心经济。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说过此事，文人毕竟是文人。

冯老师以研究《红楼梦》闻名于世。他主编的《红楼梦》新校本一出版，即寄我一本，有亲笔签名，收藏至今。冯老师擅长书法和绘画，在西北工作时，曾为我题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还”。当时，我一直未挂，生怕回不到老家。回到东海之滨，我一直将其挂在办公室，后来挂在家中。还有数幅画，其中“五月荔枝胜女红”，寥寥数笔，情趣盎然；镂空的竹篮，盛满红中点黑的荔枝。因为满，有几颗还散落篮之周围。篮中有树枝，荔枝上还覆盖着带叶的枝条，画面充满生机，足见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友谊与爱心。

20多年前，我在永寿街一号工作。其间常与冯老师书信往来。上世纪90年代中叶的一天，他来信说要来宁波考察河姆渡、上林湖，以充实中国断代史文化编辑之需。考察之余，我请他给新闻工作者上一堂文化课。自然是大家风

白梨花

赵淑萍

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也是最受父母宠爱的孩子。

那一年秋日的黄昏，难得度假的父母在老家的田野里散步。突然，母亲看到梨树上洁白无瑕的小花，在绿叶间，如此清新，如此明媚。秋天怎么也会开梨花呢？打小在城里长大的母亲很是新奇。父亲说，十月小阳春，天气和暖，就有梨树开花。就在那个假期后，母亲粘酸嗜醋，怀上了她。此时母亲年近五十，亲友们都建议她不要这个孩子了。

母亲想起了三十年前的春天。那时，日寇入侵，精通医术的父亲参加抗日救亡队去了。父亲在战场上救死扶伤，母亲则腆着个大肚子，在父亲的老家，一个小山村待产。母亲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儿。可是，孩子出生不久就身体泛紫，嘴唇发乌，面色苍白。母亲首次生产，毫无经验。旁边人也不懂，不知道这是新生儿窒息，应该采取急救措施，却还在一旁摇晃、安抚，就这样，孩子亡了。母亲至今记得，春天刚下了一场雨，屋外的梨花，一朵朵都含着泪。

战争结束后，父亲和母亲团聚了。再后来，新中国建立了。父亲和他的同仁一起创建了市中医院。在她之前，父母已有了五个孩子。多想盛开在秋日黄昏的梨花和那个多事的春天，母亲有种预感，是不是三十年前的那个孩子又回来了。于是，不顾劝阻，母亲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。也许是出于对第一个孩子的负疚，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接生，亲自把小女儿迎接到了这个世界上。

她的来到，受尽了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宠爱。哥哥姐姐们个个都跟着父亲学医，从小就背汤头歌，抄方子，而她不喜欢，她喜欢背唐诗宋词。破天荒的，父亲允许这个最小的女儿不学医，由着她的兴趣。最后，她成了一名出色的图书

范，深入浅出，富有情趣。尽管讲到文艺界一些事，但他从不攻击别人，哪怕是曾经攻击过他的人，足见其“宽堂”的人格。讲完课后，冯老师环视六楼会议室，对陪同人员说，你们会议室里挂着伟人画像，这在党政机关亦属少见，说明你们新闻单位的境界了。我说：马恩列斯毛的伟人画像很难寻觅了，我们也是花了不少工夫才找到的。也是在那次，当时的《文学港》主编想请冯老师担任杂志顾问，冯老师欣然允允。冯老师是无锡人，肯兼顾异乡的地方文学杂志，可见他潜心学问的同时对大众文艺的关怀。

10多年前，历尽艰难，工作单位从永寿街搬至灵桥路768号。原先那是一座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多年的在建文化中心。经过改扩建，包括宁波首个音乐厅在内的报业集团大楼面积有5万多平方米。西侧还有40多亩的绿化面积，市政府让我们“领养”。我们在绿地上请四明林场栽上156棵树木和花卉，基本做到四季有绿，四处看花。这个绿地公园对外开放后，很快成了居民休憩、相亲的去处。东侧大楼音乐厅前面的墙体上，有冯老师书写的“宁波市新闻文化中心”字样。冯老师的书法神清气朗，意远韵长。

冯老师去年1月22日去世。临终前10天，他在家中病床上接受了记者采访。记者写道，冯老师说“我下的都是笨功夫”，并以此语为题。我以为这是自谦之语。半个多世纪前，作为经济系的学生，我多次聆听冯老师上大课。40多岁的他已成名教授，时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主任。作为《历代文选》主编，冯老师可称得上古代文学权威人物之一，深受学生崇敬。我们从30多年前熟识后，我们常有书信往来，互通消息。冯老师的书信字画已成珍品。其中一幅秋风图，画几片树叶，一个葫芦。有识之士说，这是春华秋实，寓意深奥。我理解老师希望学生像一颗种子，在任何土壤中都能顽强生根，并结出果实来，去回报大地母亲和栽培他们的人们。牢记老师的教诲，是最好的怀念。

编辑。“这样也好，我们负责给患者诊治，你就负责给一本人书把脉。”父亲说。

三十多岁时，她一次外出采风回来，突发恶性疟疾，剧烈头痛，呕吐，有性命之虞。平时对她视若珍宝的父亲，这次狠心开了足够的砒霜。这砒霜的量，令从医的哥哥姐姐们咋舌。结果，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父亲声誉在中医界达到了顶峰。“毒药猛剂善起沉痾，虫类搜剔能疗痼疾。”父亲的用方让同行叹服。

退休后，父亲仍然被聘为中医院的顾问，每星期还去坐堂。为了中医院迁址重建，父亲多方呼吁，四处奔走。而中医院新大楼落成的那天，父亲病倒了。

连日来，他高热不退，嘴里说着“黄芪”“白术”“当归”……每次，父亲发高热，不说胡话，只喊药名。他们多希望，95岁的父亲，能够再次扛过去。可是，这次，却扛不过去了。

那天，父亲清醒后，把儿女们叫到床前，吩咐后事。最后，把她单独留下。

“孩子你知道吗？爸爸一生行医，救人无数，但难免有疏漏误诊的时候。还记得那次我给你看病吗？在你之前，也有一个姑娘，我太谨慎，用的砒霜剂量不够，最后，没能挽回她的生命。到了你这里，我纠正了，所以，把你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爸爸这些年，把自己误诊的病例都写下来，结集成册，希望你给我编辑出版。”父亲让母亲从抽屉里捧出一叠稿纸。

她沉默了。她明白，以父亲的名望和地位，出版这本书，会给她带来什么。但是，出版这本书，对中医界来说，却是一种福泽。她看着父亲的眼神，如此明亮如此坚定，容不得她犹豫，她点点头。《误诊记》出版了。她和哥哥姐姐们校了又校。封面上，夕阳中一枝梨花，洁白无瑕。